

“在地留学”也要学出好效果

本报记者 赵晓霞



3月15日，施煜程由浙江舟山到北京。他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中，只觉得“校园生活特别亲切，总算是有书念了”。

自去年从美国高中毕业，并于同年4月中旬回国，施煜程已近1年末踏入校园。如果没有疫情，他本应于去年9月进入美国威廉玛丽学院读环境科学专业。但疫情之下，一切都变得不确定，“有书念”也变成极其不易的一件事。

疫情之下的“云留学”

考虑到疫情、入境政策等因素，施煜程最终选择在国国家中上网课。从2020年8月19日正式开课到10月24日最后一节课结束，大一秋季学期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选了4门课，共修14个学分。

学校要求大一新生必须选一门研讨课，但大多数研讨课都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两三点，只有历史与艺术这门课的时间相对合适——晚9点半到晚11点。考虑到时差因素，他便选了该课。让他最头疼的是中阶心理学这门课，不仅上课时间晚——从凌晨两点到4点，而且只能上直播。“确实非常辛苦，再来一个学期恐怕也扛不住了，但确实是我喜欢的课。”施煜程说。

每到上心理学课时，半夜困倦、课程进度快、涉及到的知识量大等都让施煜程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有些吃力，他的折中办法是一边听老师讲解，一边在课上完成心理学课要求的实验，下课之后再消化复习课上内容。

回想已经结束的秋季学期，施煜程感觉“十分辛苦”。“虽然学校也考虑到国际学生的时差问题，课程有面授、混合授课、直播、录播4种类型，但录播课的种类较少，必修的小班研讨课多数安排在北京时间半夜，所以不得不倒着时差熬夜上课，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要熬到半夜4点。”施煜程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施煜程一样，在家中上网课成了不少中国学生的选择。

就读于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传媒学院的汪德嘉也是其中一员。疫情一来，奥克兰理工大学及时开设了很多专业的网课，其中就有传媒课程，但得知该消息的汪德嘉有点担心。在他看来，传媒专业网课的开设需要庞大的配套软件来支撑，如果配套软件跟不上，课程效果也会打折扣。最终，学校的一封信打消了他的顾虑——传媒学院的教师组不仅有条不紊地把学生分成3到5人的小组，而且还精心准备了学习中需要用到所有软件套件，并且都可以免费使用。“这让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线上学习的大军。”汪德嘉说，“虽然这是我的第一次线上学习体验，但我通过线上学习，不仅压缩了学习时间成本，也学会了自己规划学习时间。”

就读于英国阿伯丁罗伯特戈登大学国际酒店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周语嫣也选择在中国上网课。由于时差原因，她上网课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一至周五的17点至24点，每个小学期会有3门到5门必修课。“整体来说，课程安排和进度都能接受。”周语嫣说。

线上线下相结合

除了在家里上网课，也有中国学生选择在所就读院校的国内合作院校上课。据日前发布的由全球化智库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共同编著的《中

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蓝皮书显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体机构以及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方院校，正成为本应在海外合作院校学习中国学生开展线上和线下学习的重要载体，“在地留学”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国留学新的替代选择，比如纽约大学的3000名中国留学生可以在上海纽约大学开展学习。

受有些美国院校允许学生选择在其中国合作院校上课的启发，施煜程和同学去信校方，争取到了2021年春季学期在威廉玛丽学院合作院校北京师范大学线上线下课的机会。“我现在所选的课程中，有3门课是威廉玛丽学院的网课，包括环境科学专业相关的研究课、心理学课等；有4门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线下课，包括电影赏析、西方政治思想史等。”关于课程的跨度较大这一现象，施煜程认为，在国内就是要学“在国外学不到的课程”。

就读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干依怡于今年3月初入学，选择在奥克兰大学的合作院校西南大学上网课。“当时之所以选择线下环境，是为了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干依怡认为，比起在新西兰本地上学，远距离网课更考验学生的自觉性。她看到的是周围同学都很努力，大家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在她看来，学习的知识并没变化，只是获取方式有所不同，“在疫情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转换心态，更自主地去学习”。

让干依怡觉得欣慰的是，西南大学为学生提供了24小时开放的自习教室，“适合赶时间交作业的同学”，如果哪位同学有特殊学习需求，也可以提前预约单独使用自习教室。“值得一提的是，线下环境让学生即使线上学习也不孤单，不仅可以享受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日子，甚至还能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干依怡说。

“在地留学”成替代选择

疫情之下，“云留学”成为中国学子继续留学之路的有效途径，但线上课程的一些劣势也客观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名留学生都期待着“早日返回校园”。在他们看来，留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还包括跨文化感受、开阔视野等方面，这是线上教学较难实现的。

在周语嫣看来，网课有可以回看录播等优势，但老师和学生互动不便利、小组讨论时交流不畅通，尤其是小组作业，由于时差和个人时间安排，有时会出现成员缺席或是集体讨论时间点没法统一等问题。“诸如此类的现象，增加了不必要的时间消耗，降低了学习效率。”周语嫣说。

有一门课，周语嫣印象非常深。该课旨在培养学生策划和筹备现场活动的的能力，按原定教学目标，小组会展示一个完整的线下活动过程，由于疫情，只能变成线上活动。“课程非常有意思，但受限于线上展现方式，要做出创意相对较难。”周语嫣说。

疫情倒逼之下，国外不少院校出台措施，以保证因疫情不能赴所就读院校学习中国学生的可以持续，这些措施也影响到了各国未来面向国际学生的长远规划。

2020年12月17日，由新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主办、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协办的“新西兰全球教育衔接课程”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据记者了解，此次合作由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在中国的30多家学习中心提供教学，具体而言，顺利在其中一所学习中心通过为期1年的本科预科课程、国际大一课程或硕士预科课程的同学，除特别学科外，即可获得新西兰大学的入学资格，并可以在合适时期前往新西兰，继续其本科大一、大二或研究生一年级的留学生涯。

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斯说：“这一具有灵活性的创新举措让世界各国的学生在如何以及何时获得新西兰教育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

做出改变的不仅仅是新西兰，中国不少国外院校开始在中国设立学习中心，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学习空间、学校服务和其他支持等。

这些新的政策，对留学领域有着怎样的长远影响、是否会改变留学方式还属未知，但短期影响开始显现已是事实。

向和我打招呼的大叔，想显得落落大方一些。

“这是你来到莫尔文中学的第一个早上，你要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吃饭吗？”穿着不甚整齐西装的舍监大叔指着不远处的餐厅问我。

转眼间，时光已过。青色的风掠过绿草摇曳的间隙，被泥土的湿润携着，被雨滴裹着，环绕着那双桔红色崭新的足球鞋弯起的足弓。“好！”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处于掌声中心的队长朝我们笑了笑。

我看到初到学校时遇到的大狗正趴在舍监大叔脚下，震天响的欢呼声也不能让它动弹分毫。而他的主人——我们的舍监大叔，正一脸激动地高举双臂。后来才知道，他怎么能不激动呢，毕竟这可是一向垫底的宿舍队伍的开门红。

“砰”一声，足球高速旋转着与我擦肩而过。把它踢飞的同

学正在摸头，尴尬地冲我吐吐舌头，那歉意仿佛一闪而过。我无奈地低下头苦笑了几声，脑海中闪现出我初到学校那天，看到他在台球桌边声势浩大的击球姿势，一副一击即中的样子。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球还在桌上。站在他身旁的同学笑得直不起身来，甚至一不小心撞在了球桌的边角上。

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反应如出一辙，都硬生生地克制住自己想扶额的冲动，竭尽全力重新组织面部表情。一位同学为了躲避飞来的足球，往前走了几步，在他指着踢飞的朋友大笑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滑倒在地，沾了一身泥。他试图爬起，却有点力不从心。我苦笑着，把手伸了过去。

就像初到那天，他把手伸向我，问道：“你想要来一轮吗？别害羞，你是新来的吗？”我当时心里一阵慌张，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似乎瞧出了我的局促不安，大家围了过来。阳光从落地窗中照射过来，照在他们的鼻尖上。微尘在阳光下缓慢漂浮，像是舞蹈的精灵。一个喷嚏打破了安静的局面，正当我想要做出反应时，一双双温暖的臂膀搭上了我的肩膀。“别担忧，你现在也是9号宿舍的人了，我们不会吃了你……”听到大家这一番话，我的心中暖流涌动，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大家的微笑是一样的。

我的思绪再一次被拉回到足球场，我大声欢呼起来，鼓起掌来。

(寄自英国)

留学记



英国剑桥大学一角。

疫情之下 学术之上

徐懿春文/图

谁都没有料到，因为一场疫情，全世界受到了波及。原本应该享受着英国剑桥大学异彩纷呈的春季学期的我们，却不得不以一种从未经历的方式学习和生活。

去年5月的政策分析训练是我们的学期重头戏，在我看来，这更像一个高强度高耗能的集训。集训一共5天，前两天是委托客户，分别由世界银行代表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分享相关国家和政策背景，之后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在两天两夜的时间内选定一个政策领域中的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为搭建数字政府建言献策，最后一天则是各组做口头报告，展示成果。在两天内完成15页的技术性报告和陈述，只能是连轴转地朝九晚十。

虽然我从来没有进过咨询行业，想来这个节奏怕是八九不离十。我并不想赘述小组合作的过程，却很愿记录在疫情之下的线上活动感悟。我参与过数不清的小组合作，这次却是让我感受最特别的一次。6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英国、肯尼亚、乌克兰等国，位于3个时区。成员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有着相同的目标——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尽管最终报告和陈述并不计入课程总分，但每一位成员的认真和勤恳让我又一次推翻了一些留学的刻板印象，丰富了留学体验。

之前，我常听说和外国同学小组合作时，勤勤恳恳的中国学子往往承担主要任务。但我并没有碰上这样的情况，我所在小组中的每位成员都全力以赴，为了整个小组最后的成果，为了得出科学严谨的结论，小到任何一个出现在报告中的数据，都必须明确它有可靠的来源。在合作过程中，我看到的是每一位成员百分百的投入，他们的这份严谨和求精也让我刮目相看。

高强度的运转下，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上午9时，成员们从开始讨论、分配任务、独立学习、反复讨论到再分工、独立完成，一般要持续到晚上10时。大家几乎没有时间吃饭，甚至于我的食品库存都清空了，也挤不出一点儿时间去采购。可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偷懒，或是流露出一丝一毫的负面情绪。每个成员都十分包容，带着善意和信任支持彼此。有时候，效率比较高的队友还会主动承担额外任务，为其他人减轻负担，而不在意自己的工作量是否太大。小组合作中的完美沟通体现了平等和尊重，我时不时天马行空的跑题点子，也能被大家轻轻地拉回来。

我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力量了。受疫情影响，困守一隅的日子过得太久，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在一座学术圣殿，环绕在这样一群发光的人身边，并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去年对所有的毕业生而言都是艰难的，对于辞职到剑桥留学的我而言，更是严重打击。当时的想法是：错过了年度的牛津赛艇对抗赛，错过了剑桥的“五月舞会”，或许毕业典礼也遥遥无期，可是那一周的政策分析训练于我而言，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低迷生活。我在队友身上看到的敬业、专业、认真、创新、包容、平等和团队精神，悄悄地注入我的血管里。这是一种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感动和感激——既有荣与焉，又自惭形秽。

对我来说，剑桥是一个缥缈的梦，自己则是带着追梦的心来走这一遭。在梦中，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这不只是一场体验，不只是追逐一个光环，而是让我明白什么是学者风范，什么是大学和学术精神。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并不是因为那些古老的建筑和传统，而是因为有着一代代学者风范和学术精神的延续。

那一夜，我看见了剑桥。



微笑暖人心

屠嗣添



屠嗣添近照

我还记得到英国莫尔文中学的第一个早上的情景：抬头看，云朵正慵懒地挂在天空；低头看，小猫跳跃时撞倒了牛奶；阳光照在栏杆上，参差的光影铺在大狗的半边脸颊。

感受着周围的一切，我正出神，没注意前方。“你还好吗？”磁性的声音在我的耳旁响起，惊到了到学校报到的我。我为自己的慌乱而感到尴尬，匆匆把手递